

舞情殺手

下

青云

中国工人出版社

無情殺手

(下)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无情杀手

青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32.5印张 703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 5008 0956 5/I · 225

印数 1 10000 (全三册) 定价 14.95元

内容提要

龙虎相争，华筵喋血，原因华山竞技一掌之仇；奸人挑唆，连生毒计，煽起武林仇杀血雨腥风。狗头师爷推波助澜，直搅得峨嵋、崆峒刀光剑影，杀机四伏；少侠天雄潇洒英武，却引起巾帼姐妹柔情蜜意、醋海波兴。痴情似丝剪不断；深仇如淖搅不清。一波三折，陡转迭起；情缠意绵，误解丛生。天雄虽怜香惜玉，为除奸佞仗剑天涯行，一振雄风。众侠女明随暗保，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俱同仇敌忾、舍死忘生。惜天娇香消玉殒，红装飘逸隐踪。更穿插苗疆历险，旅伴结成生死缘；招亲打擂，父子同联母女姻。曲折跌宕，妙趣横生。一睹为快，回味无穷。

目 录

一、枭雄庆寿	杀机四伏	(1)
二、狗头师爷	毒计连环	(33)
三、腾龙堡主	再中奸谋	(65)
四、天雄初遇	夺命罗刹	(95)
五、天雄中毒	幸遇怪杰	(129)
六、巾帼侠女	共争檀郎	(161)
七、飞马争道	儿女赌气	(193)
八、苗疆历险	结生死缘	(228)
九、中迷香	玉玲遭劫持	(263)
十、坠深渊	天雄获神功	(296)
十一、柔情未解蒙面谜		(331)
十二、沙场难抑妒嫉情		(358)
十三、血雨刀丛	力闯碧云深宫	(389)
十四、妖烟谲雾	三侠身陷崆峒	(419)
十五、狼心狗肺	恶师爷杀庄主	(449)
十六、大酒仙	游戏风尘当月老	(480)

十七、小红坡	双凤争龙结良缘.....	(513)
十八、舌代刀	蛮语杀天娇.....	(549)
十九、负心汉	绝峰囚发妻.....	(580)
二十、侠肝女	霜刀诛恶夫.....	(612)
二十一、救玉玲	涉险亡魂谷.....	(645)
二十二、闯千寇山庄	裴天娇丧命.....	(681)
二十三、悼冷云谷主	女罗刹哭灵.....	(710)
二十四、飞天豹	怒惩史五德.....	(739)
二十五、父子同打招亲擂	(771)
二十六、小情侣	力摧银刀会.....	(805)
二十七、华风飞	揭穿亡命帖.....	(839)
二十八、偏见难拗	绮梦成空.....	(869)
二十九、歹徒灵堂投罗网	(889)
三十、解剑岩前试青锋	(928)
三十一、比翼双闯迷幻阵	(958)
三十二、友结金兰	恶人暴尸.....	(989)

第二十二章 闻千宛山庄 裴天娇丧命

说话间，路天雄已将大补丹放进微张小嘴的红衣少女嘴里。

红衣少女立即将丹丸咽下，乏力地问：“是大补丹吗？”

路天雄听得大吃一惊，再也忍不住震惊地问：“姑娘你是谁？”

红衣绝美少女一听，一双暗淡大眼睛里顿时涌满了泪水，同时戚声道：“到现在你还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可见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

路天雄一听，顿时慌了，不由焦急地说：“在下的确想不起在什么地方……”

说此一顿，突然又恍然“噢”了一声道：“姑娘说的是在崆峒山……”。

话未说完，红衣艳丽少女已无力地挥手淡然道：“蔡姑娘仍铸在屋里，快去救她吧！”

路天雄一听，急忙起身来。可是又觉得不能丢下红衣少女不管，于是又急忙蹲下身去，急切地说：“在下托姑娘到屋上去……”

但是，红衣艳丽少女却缓缓闭上了眼睛，晶莹的泪珠立时由长而密的睫缝间滚出来，同时乏力地挥手淡然道：“不要碰

我，让我在这儿静一下！”

路天雄一听“不要碰我”，自是不敢再拖抱她，只得急忙起身，道：“在下去请玲妹来照顾姑娘！”

说罢转身，一个箭步纵进了小屋内。

屋内灯光明亮，正中一张木桌上尚摆着酒具残肴，一具无头尸体横倒在桌旁血泊中，手中仍握着一柄厚背鬼头刀。

路天雄一看，知道那人就是鸡公山“夺命罗刹”花中魁手下的叛逆坛主龚伟。

他的心思电转，同时也看到屋角大椅上斜坐着一个蓬头垢面、扭过头去的紫衣女子。

紫衣女子的头上和双腕上都扣着铁环，两条铁链径由颈上的铁环分别系在两腕的铁环上，腰间尚有数条链子缠在椅背上。

路天雄一见，不由脱口急呼道：“玉玲妹，玉玲妹！”

接着，急步向蔡玉玲身前奔去。

蔡玉玲却更加扭转娇躯，别过头去，痛苦地哭道：“你们为什么要来救我？为什么要来救我？太不值得，太不值得！”

路天雄“锵”地一声抽出了青锋剑，顿时光华满室。

蔡玉玲神色一惊，本能地回过头来。

路天雄一看秀发蓬乱、满脸泪痕、娇面苍白的蔡玉玲，神情不由一呆。此时，已没有当初在卧虎庄刁一鸣寿宴席上的艳丽光彩！

蔡玉玲一看路天雄神色呆滞，也自惭形秽地再次扭过头去。

路天雄急忙一定心神，立即用剑小心的去切蔡玉玲颈上、腰上和腕上的铁链和铁环。

青锋剑乃神兵利器，削铁如泥，加上路天雄功力雄厚，很快就将铁链铁环斩落。

路天雄一面收剑，一面催促道：“玲妹，快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说话间，蔡玉玲早已站起身来，突然举袖拭了一下泪痕，同时坚强地说：“这座小屋下也埋着火药，我们要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路天雄不由吃了一惊，即和蔡玉玲双双奔出屋外。

一出屋门口，蔡玉玲立即奔向红衣少女，同时关切地急声问：“女侠，你怎样了？”

红衣少女睁眼望着蔡玉玲，乏力地说：“小妹可能被碎石击中了心口，浑身乏力，口干欲呕……”

路天雄听得心中一动，不由关切地问：“胡之泰去了哪里？”

蔡玉玲一面将红衣少女的双剑收入鞘内，一面道：“他接到刘剑英的报告，说你和灵芝姊淹死在水闸下了，他立即高兴地赶了去……”

路天雄听得心头一阵绞痛，不由万分懊恼地说：“哎呀不好，又被这狗贼逃脱了！”

蔡玉玲却焦急地说：“那狗贼如果知道你没死来了此地，他一定会火速赶回来点燃这座小屋下的火药火线，我们必须赶快离开此地！”

说此一顿，又望着红衣少女，关切地问：“女侠，你能否行动？”

红衣少女却淡然挥手，乏力地说：“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

“我”字方自出口，亮影一闪，路天雄已走到红衣少女的身边，躬身伸臂，立即将红衣少女托抱起来。

蔡玉玲一见，脱口急声道：“快随小妹来，逢双落脚，单数石上均有火药！”

说话之间，飞身纵向泥水中的鼓大圆石上。

路天雄一听，这才惊出一身冷汗。想想方才贸然飞驰，所幸身法快速，略微点足，万一大意踏在火线上，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尤其感到庆幸的是，方才他担心有人逃走，特地把汪灵芝留在半崖上，当时如果也让汪灵芝跟着一同下来，很可能两人这时早已血肉模糊，粉身碎骨了。

心念间，早已托抱着红衣艳丽少女，展开轻灵身法，跟着蔡玉玲急急向半崖前驰去。

一到半崖下，蔡玉玲当先飞身而上。

她的双足刚刚踏上崖边缘，亮影一闪，路天雄托抱着红衣少女也到了。

蔡玉玲一见汪灵芝，顿时悲从中来，不由喊了声“灵芝姊姊”，立即扑进汪灵芝的怀里哭了。

汪灵芝喊了一声“玲妹”，也抱住蔡玉玲哭了。

路天雄立即催促道：“此地非常危险，我们得赶快离开！”

汪灵芝和蔡玉玲一听，这才收泪分开。汪灵芝望着路天雄怀中的红衣少女，问：“她怎样了？”

蔡玉玲当然想到汪灵芝这时和路天雄的关系和情爱，因而急忙解释道：“这位女侠方才奋不顾身救了小妹一命，她又因为追赶玄亮被炸伤了！”

路天雄只得焦急地说：“她伤得很重，我们必须把她尽快

送到千宛山庄去治疗！”

汪灵芝用剑一指壑口处，道：“钱榴紫就是由这个方向走的……”

话未说完，蔡玉玲的目光一亮，脱口急声问：“钱榴紫呢？”

汪灵芝再次一指壑口道：“由这里走了！”

蔡玉玲一听，不由懊恼地说：“你为什么不杀了她，反而放她走了呢？”

路天雄只得道：“因为她说出你被困在小屋内，并有龚伟看守着你，所以我就把她放了。”

蔡玉玲一听，再度懊恼地说：“这些天来，小妹受尽了她的冷讽热嘲和羞辱，我恨不得剥她的皮！”

说此一顿，突然似有所悟，又神情一愣，问：“还有一个汪绿芝呢？”

路天雄立即道：“因为她告诉我要由此地进入小屋，说你就在小屋内，并警告我绝对不要进入崖边的裂沟内，所以我也把她放了！”

蔡玉玲一听，不由懊恼地跺脚道：“哎呀，小妹被抬到崆峒山上去，就是中了她的迷香、迷魂帕的呀……”

说此一顿，突然紧张地正色问：“她有没有向你施展迷魂帕？”

路天雄只得含糊地说：“有，但她还没有抖开，就被我用脚踢开了……”

话未说完，蔡玉玲仍极懊恼地说：“你实在不该放走了钱榴紫和汪绿芝，将来必遭其害！”

路天雄却望着汪灵芝，催促道：“你还不把玲妹的剑还给她！”

汪灵芝恍然“噢”了一声道：“这是天雄弟从钱榴紫手中夺过来的剑，为了这柄剑，我差点儿中计被她杀了！”

说着把剑递了过去。

蔡玉玲一见自己的紫穗剑，热泪顿时流下来，她一面接剑，一面流泪喊声道：“丢了这柄剑，我将永远不敢再回庐山！”

汪灵芝听得神色一惊，不由惊异地问：“你要回庐山？”

路天雄似是不顾蔡玉玲骤下断言，因而催促道：“我们快些离开此地吧，有话出去谈！”

汪灵芝不由关切地问：“我们由哪边下去呢？”

路天雄用嘴一呶北边壑口道：“你不是说钱榴紫是由那边逃走的吗？”

于是，汪灵芝和蔡玉玲在前，路天雄托抱着红衣少女在后，三人飞身向北驰去。

三人到达北崖边向下一看，七八丈下竟是一片宽广约数百丈的湖面，水声潺潺，显然有不少流泉。

路天雄凝目一看，目光骤然一亮，脱口急声道：“崖上同样有锚钉，下面正好有一条船！”

汪灵芝探首一看，下面水边果然系着一艘小船，脱口兴奋地说：“我先下去看看！”

“看”字出口，身形一闪，足尖点着崖壁上的锚钉，飞纵而下。

由于小船就系在崖壁上，汪灵芝略微下降两三丈，立即飞身而下，轻飘飘地落在小船上。

蔡玉玲一见，也依着葫芦画瓢，飞身而下。

也就在蔡玉玲到达小船上的同时，亮影一闪，路天雄也飘身落在小船的中央。

汪灵芝坐在船尾正待取桨，目光一亮，神情一呆，接着急呼道：“玲妹，你的剑鞘！”

蔡玉玲一看，果然不错，正是被钱榴紫拿去的剑鞘。

这时，三个人都明白了，这艘小船是钱榴紫逃走时特地留下的，如果没有这条小船，他们三人带着一个伤重的红衣少女，要想离开亡魂谷，恐怕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蔡玉玲见钱榴紫临逃走还留下了她的剑鞘和逃生的小船，心里感触最多。

因为，她方才还埋怨路天雄不该放走了钱榴紫和汪绿芝，说将来必受其害。如今，害没受到，先蒙其利了！

她在想，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钱榴紫，也许是爱的力量吧！

她敢断言，路天雄绝不会喜爱钱榴紫，但钱榴紫却爱上了路天雄，只有爱，才能把一个品性不端，不辨善恶的人改恶向善，有的女孩子甚至因为爱而甘心冒死。

蔡玉玲心念至此，她不由看了一眼被路天雄托抱着的红衣美丽少女。

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双剑红衣少女，而且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是，她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亡魂谷的小屋来救她。

红衣少女是真的为了她蔡玉玲吗？她的答案是不，红衣少女完全是为了路天雄。

她方才曾听到红衣少女惶急地呼路天雄“天雄哥”，可是路天雄并不认识她。

路天雄托抱着红衣少女，也愣愣地望着她沾满了泥水的美丽面庞。他也在脑海里想，她到底是谁？听她称呼自己，竟是那么亲切！

这时，他突然发现蔡玉玲也愣愣地望着红衣少女，不由关切地问：“玲妹，你认识她？”

蔡玉玲一定神，急忙摇首道：“小妹也不认识！”

说话间，这才发现小船早已离开了崖下，而在船尾划桨的汪灵芝，娇靥深沉，显然有些不开心。

蔡玉玲心中一动，顿时想起了路天雄托抱着的红衣美丽少女，赶紧一笑道：“天雄哥，你抱了很久了，让我来……”

说着，将红衣少女接抱过来。

路天雄仍不自觉地迷惑道：“她会是谁呢？”

接过红衣少女的蔡玉玲低头一看，这才发现红衣少女双目紧闭，似是已经睡着了！

这时小船业已划到湖心，由于三人一直处在硫磺气味浓重的热气蒸腾中，他们才发现这片湖是一座温泉湖。

路天雄游目四看，发现远处似是有岸，但看来似乎极远。

汪灵芝也不知道岸边有多远，什么地方可以上岸，她只是照准了一个方向划。

渐渐，她发现用力越来越轻，即使不划小船也会缓慢的自动前进。

这情形路天雄也感觉到了，因而脱口急声道：“灵芝姊姊不好，水有流向！”

汪灵芝也吃惊地说：“我也正感不解？”

于是，三人急忙游目察看，发现远处隐隐约约，看来似是岸边，又似是断断续续的乱岩。

三人虽然感到有些不妙，但还看不出严重危险。

渐渐，小船越行越快，同时也听到了不算太急的“哗哗”流水响声！”

路天雄和汪灵芝神色一惊，几乎是同时脱口急声道：“不好，我们忘了前面还有一段断崖了，看样子这片湖水的出口，可能就是满溢之后，徐徐地流向了崖下！”

蔡玉玲不由惶急地说：“那我们可该怎么办呀？”

汪灵芝断然道：“现在只有再划回去了！”

路天雄也赞声道：“好，你可能累了，现在由我来划！”

蔡玉玲却兴奋地举手一指道：“天雄哥快看，前面就是岸边了。”

路天雄功力深厚，凝目一看，更加大吃一惊，因为那些黑影并不是湖岸，而是经年流水堆积下来的团团淤泥。

所以，心中一惊，脱口急声道：“那不是湖岸，那里去不得……”

汪灵芝一听，赶紧拨转船头向回划。

也就在她操桨转船的同时，蓦见西北方火光一闪，接着燃起了一点火焰。

路天雄和蔡玉玲也看到了，不由同时急声道：“那是什么？”

就在他们说话间，那点火焰越来越大，渐渐燃烧成一片。

蔡玉玲突然想起了钱榴紫留下这艘小船的事，因而心中一动，道：“灵芝姊姊，我们快划过去！”

汪灵芝却迟疑地问：“那里是……”

蔡玉玲急忙道：“那里就是登岸的地方……”

路天雄也不由惊异地问：“你怎的知道？”

蔡玉玲说：“不会错，钱榴紫正在那引火指点我们！”

路天雄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见得吧！也许是胡之泰在那里故布疑阵……”

蔡玉玲却正色道：“他这时最关心的是亡魂谷中小屋下的火药导火线，哪里还有心来这里烧这把野火？”

说话之间，汪灵芝早已奋力向那片火光处划去。因为她是女孩子，她了解女孩子的心，钱榴紫去时既然留下了剑鞘和小船，她也一定会设法让路天雄安全的脱离险地，叫路天雄想念她一辈子。

路天雄由于摸不清女孩子的心，当然也不会知道钱榴紫的用心。

他这时见汪灵芝一声不吭地奋力向前划去，似乎也断定那里是上岸的码头，因而也未再说什么。

小船虽是斜流划行，速度依然较逆流快多了，不一会儿已看清了火苗燃烧处是一片乱石地，附近根本没有树木和荒草。

路天雄凝目一看，不由兴奋地说：“玲妹说的不错，果然是靠船的码头。”

说话间，蔡玉玲也看清了。靠船的码头并不是湖边，而是用木桩和大石建成了一条直伸到湖边的通道。

火苗仍在燃烧着，但比方才弱多了，因为那儿根本不生草。显然，那堆枯枝荒草是钱榴紫由湖边找来的。

路天雄、蔡玉玲，以及奋力划船的汪灵芝都在凝聚目光去找码头上的钱榴紫。

但是，在他们借着火光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根本没有钱榴紫的影子。

这时，路天雄也断定小码头上的这堆火，可能是钱榴紫燃的了。

因为，枯枝荒草不可能跑到这儿来，更不会自己燃着，而千窟山庄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会由温泉湖出来。

小船一接近小码头，路天雄当先纵了上去，接着是托抱着红衣少女的蔡玉玲。

汪灵芝一俟蔡玉玲离船，才放下双桨纵上了码头。

由于路天雄仍在那里顺着大石向远处看，汪灵芝不自觉地说：“她早走了，如果她想留下来，方才她就会在这儿来引导我们了！”

路天雄“哦”了一声，立即转回来，望着蔡玉玲怀中的红衣少女，关切地说：“她可能伤得很重……”

汪灵芝立即道：“最怕的是内伤，我们得赶快找个地方为她检查，万一血往腔内流，那就非常严重了！”

蔡玉玲低头看了一眼红衣少女，道：“看她现在的神态似是睡着了……”

路天雄急忙道：“方才在谷中小屋前，我已经给她服了一粒大补丹了！”

汪灵芝一听，立即建议：“既然已服了大补丹，那我们现在马上赶回千宛山庄再治疗好了！”

说罢，三人起步，沿着青石桩道，直向尽头急急奔去。

前进中，路天雄仍忍不住左右察看一眼，同时懊恼地愤声道：“这一次如果让胡之泰再脱逃了，下一次还不知道他又设什么毒圈套来对付我们？”

汪灵芝立即愤声道：“我们已由他手里救出了玲妹妹，他还能对我们怎样？”

蔡玉玲一听，不由愤然一叹道：“我们路蔡两家，不知与他胡之泰家结了什么样的血海深仇，他这么费尽心机来加害我们……”

路天雄哼了一声道：“我终有一天会活捉这狗贼，要他自